

·张炜中篇系列

# 你好！ 本林同志

张 炜 / 著



张炜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张炜中篇小说系列

# 你好！ 本林同志

张 炜 / 著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你好! 本林同志 / 张炜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
(张炜中篇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4611-6

I. ①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5132 号

责任编辑 李 磊

装帧设计 崔欣晔

责任校对 王 璐
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74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625 插页 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611-6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

## 张 炜

当代作家。山东省栖霞市人，1956年出生于龙口市。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2014年出版《张炜文集》48卷。作品译为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、塞、西、瑞典、俄、阿、土等多种文字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等21部，创作有中篇小说《蘑菇七种》《秋天的思索》等若干。

# 目 录

你好！本林同志 \_\_\_\_ 1

附：

半岛文化的奇特 \_\_\_\_ 148

## 你好！本林同志

—

有一种鱼会跳。它们好像在同一声命令里跳跃起来，在空中画一道短短的弧线，再落进水里去。这些鱼都很小，长如拇指，而且颜色和荡漾的河水差不多，所以要发现它们也很难。李本林在水里扎猛子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了它们在跳。

他先是惊诧地望着，然后就大笑起来。他想起了野地里的蝗虫，人走在田野上，不就有一群群的小东西在你前头跳动吗？有好长时间，他故意在河面上寻找这种跳鱼了。他后悔过去那么粗心，竟然就

没有看到！

天近正午，河水十分温和。李本林仰着身子，懒洋洋地用手打着水，闭上了眼睛。他在想怎样逮到这些鱼——用网是不行的，而且他也没有网；如果有一个硕口儿篓斗放在水里，它们跳起时碰巧也会落进去吧？落进一次就行了，他不要多！本林想到这儿高兴起来。但一转念，又有些丧气：生活中哪有这么多便宜事，就是有，也不一定会落到我本林头上。他想如果把人比作河水里的篓斗，那么自己就是那只最背运的破篓斗了，没有底儿，豁了沿儿，永远也跳不进一条鱼的……他双脚轻轻地蹬水，身子滑溜溜地在水里穿行。

这儿是芦青河入海口。当年的河水在海边的沙滩上旋了几个圈儿才流进海里，给海边留下一个椭圆形的“小湖”。这片平展展的水面没有波纹，像一块镜子。水底也是平的，全是细白的沙粒儿。夏天的河口，太阳蒸腾起一片薄薄的水汽，看去那芦苇、那树林，都仿佛变得遥远了、神秘了。海鸥在那一边，在海浪印上飞旋着，只偶尔光顾一下这个小湖。淡水

野鸭却总是厮守在这里，它们不叫也不闹，很少飞起，成群结队地在沙岸上踟蹰。浅水处的芦苇浓绿无边，一直延伸下去、延伸下去……本林对这里是熟极了的，他知道芦苇的那一边是一片白色的茶花，茶花的那一边，就紧连着一片灌木林了。他曾在那灌木林里砍过柴，并且记得林子里有一味中药：地丁。

他在水里游累了，就将脸侧歪在水面上，看着远处那一片林木遐想了……水在微风里轻轻抖着，阳光从水面上折回来，老要耀他的眼睛。他已经在这河口上洗了多半天，洗得身上又疲乏、又惬意。有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要恋着这片水，他常常走着走着，就来到了满是柳树和芦苇的河边上了。这倒真是个好地方，凉爽，清静，又安全得很——河水只达到他的腰部、胸部，这对于他这个矮个子、水性又不怎么好的人来说，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……他出生在离河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，前些年却很少得空儿来河湾里好好玩一玩。就像出于恶意的报复似的，土地承包下来之后，空闲多了，他就半天半天地泡在水里。他要好好玩一玩了。他两条腿在水

中频频地蹬踏，有时还不无滑稽地将一只脚从水中高高翘起，使人很难相信他是四十多岁的人了。

不远处的海岸上一直吵吵嚷嚷的。

船在海里撒了网摇上来，人们动手拔网的时候，就发出这种喊叫声。李本林只要听听那声音，就知道上船了、拔网了、逮到大鱼了！鱼是各种各样的，生了黄花的，长了黑斑的，光溜溜的，刺糙糙的……什么怪东西都有。它们一上了岸就用惊奇的、凶狠的眼睛看着这些土地上过活的人，看他们快活的、贪婪的眼神。人群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有的女人并不忌讳光屁股的男人，只知道嚷：“嗨呀！嗨呀！好家伙呀！”——她们在喊那条乱窜乱蹦的鱼，声音腔调和打鱼的男子没有什么两样。她们是鱼贩子。还有好多鱼贩子，就停在离渔网稍远一点的鱼铺子那儿向这边张望。这都是些男人，是更有经验的鱼贩子。他们就在那儿吸着烟，开着玩笑，只等那些鱼从网中抖出、移到一个水泥平场上时，才毅然地抛了烟卷，瞪起眼睛凑过去。

李本林很少到海边上，他宁可一个人寂寥地待

在河口这片平平的水湾里，听号子声、叫骂声、讨价还价声，以及大海那哗哗的波涛声。他记得往年的海是寂寥的，没有那么多渔船，也没有一个鱼贩子！海岸上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胆大、勇猛的捕鱼人和买卖人，他多少有些惊诧。

就这样，他安静地躺在水里，让太阳晒那有些圆的肚子。他不想海了，海边的喧嚷仿佛也就退远了。他从水中站直身子时，碰巧踩到了一条小扁鱼。这启迪了他的灵感，他就高高地抬起腿在水中走了一会儿，踩到了一串小鱼。他看看阳光，觉得时光不早了，应该回家了——那个全村最丑陋的草屋就是他的家。

小草屋卧在一排排的瓦房中间，显得特别矮小，就像它的主人站在人群里一样。草屋里现在静静地坐着他的老婆大云和内弟小进。他们总要等本林回去才开饭的。这样有个好处：本林在田野上游荡一天，往往不会空手而归。他衣兜里或者装些花生，或者装些野枣……这些东西掏到饭桌上，也就组成当日饭食之一部分了。而今本林手里已牢牢地攥住了一串小鱼，这就使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。

他迅速拧干半长的黑裤，踏上岸来。

他沿着芦苇掩映的小路向前走去。芦叶儿在风中抖着，老刺他的脸，使他不时要停下来。海边的喧嚷声似乎盛于往日，他终于忍不住站在小路上向那边张望。到后来，他竟起意要到海边上走一走，再从海边那儿绕道回家……海滩上的沙子硌着他的脚，尽管他的脚掌上布满了老茧，也还是感到了疼痛。

人群分成几簇站着——这表明那里有几盘刚刚拔上来的网。本林笑嘻嘻的，将自己的一串小鱼在背后藏了，瞪着眼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大鱼。他从这一簇走到那一簇里，一路看下去。人群里也有认识他的，可由于注意力都在鱼上，并没有和他打招呼。他也不想和他们说什么，他知道他们一开口，就有些嘲弄或讥讽的意味，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是最聪明的……有一个细高个子的人迎面走过来。李本林开始不在意，后来定神瞧了瞧，立刻呆呆地站住了。

他的两手不由自主地扭紧了半长黑裤，嘴巴张开老大，怔怔地望着越走越近的这个人。

这个人离他只有十几步远了，他在嗓子眼里咕哝了一声什么，撒开腿就跑走了……

## 二

在村头上，本林突然听到了一阵琴声。他立刻停住脚步，异常惊喜地侧着耳朵细听起来。哎呀，那是坠琴的声音！没有错，那么说是孙玉峰在拉琴了！

本林自己也没法准确地描绘出他和孙玉峰的友谊。

那种友谊真是太久了，太深了。他几乎老和孙玉峰在一起玩，有时半夜了还不回家，老婆大云就跟他骂起架来。本林向来畏惧身材高大的大云，她骂起来时，他毫不反抗，有时还略带腼腆地坐在一边倾听。可是友谊又往往给人以勇气，本林见大云有时竟连孙玉峰也一块儿骂了，就愤愤不平地站起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我怕谁？！”当大云迎上一步时，他又紧接着喊一句：“谁怕我？！”……由于孙玉峰的

坠琴拉得太好，终于不能够在村里安下身子，最后被海滨一个农场的宣传队招去了。

从那以后，本林也就很少见到老朋友了。

坠琴拉得人心里痒挠挠的。本林明白这个家伙拉琴就是这样，把琴拉得那个“浪”，简直是听死了年轻人不偿命！……他嘻嘻地笑起来，脸庞兴奋地随着飘来的琴声转动起来。

琴声在南风里响着。那边的孙玉峰哪知道此刻的村头上，他的老朋友正虔诚地欣赏着，完全地陶醉了。

本林站在那儿，由于兴奋，两腿老要活动，光着的左右脚轮换地抬起来，去摩擦另一只脚背。他长得矮，虽然腹部莫名其妙地有些胖，却还是显得十分敏捷。他的眉眼、脸庞，全显得不像四十多岁的样子。他的皮肤怎么晒也不黑，只是有些黄；他的头发也有些黄。此刻他笑着，一直露着洁白的牙齿。额头上，折起了三两道深深的横皱，其余全无深皱。如果他一直在这琴声里笑着，他就永远像个年轻人。

又听了一会儿，他迎着琴声大步地跑去了。

一棵又矮又粗的梧桐树下，果然有个人在拉琴。

也许是人们都在吃午饭吧，他身边一个听琴的也没有。拉琴的人也四十多岁，一只眼睛稍微斜一点，样子显得有些过分严厉。他握着琴弓，像握住了一根沉重的铅条，拖出来，再拖出来，手腕上的筋脉都暴起老高。在琴杆（这琴杆竟是又粗又长，像个小镢柄）上活动的另一只手倒灵巧极了，它的指尖扣在弦上，飞快地跑。它跑一次，他的头就深深地低下来一次，像要细细地品味从弦上和琴筒里飞出的旋律。

本林站在他跟前了，他只顾拉着琴。

“孙玉峰啊！”本林大喊了一声。

孙玉峰慢慢地收了弓。他翻了翻眼皮，看清了是李本林，忙站起来，握住了他的手。

本林知道他本来不会握手的。他这一招肯定是从农场里学来的。对此本林稍存异议：你怎么也握起手来了哩？你也是跟人握手的人吗？本林从来都把握手看成干部们的事，人家似笑不笑，手在制服袖口上伸平，然后除去拇指以外的四根手指向下一弯，停住了，停着等人去握呢！你？你也学会握手了……本林心里虽然这样想，但最终还是愉快而熟练地握

住了老朋友的手，用力地耸动着。他好久没有这样握手了。握手，曾给他好多愉快的想象。

“我在村头就听出来了，再远也听得出，嘿嘿！”

“王八场长！”孙玉峰骂道。

“你拉琴另一股味儿，一点不错，嘿嘿！”

孙玉峰从身后摸出一个鲜艳的太阳帽戴了，又骂一句：

“王八场长！”

本林有些惊讶地盯住了这顶帽子。他的注意力全在这顶帽子上了，并没有在意对方骂着什么，骂着谁。

孙玉峰见他没有回应，就推他一把说：“你听不见吗？——王八场长！”

本林点点头。

“我跟那家伙干架了。我再不去农场了，这回行李也背回来了！”孙玉峰说。

“嗯？不去了？”本林刚听明白，大吃了一惊。

“这家伙老挑我毛病。他懂个狗，排戏也要插一手，老嚷：‘紧拉慢唱，紧拉慢唱！’气不气死个人。我……”

“就为这个干架么？”

“倒也不为这个……他嫌我老是直眼瞅着女演员——他妈的我不盯住她的口形，能配得上腔调吗？”孙玉峰恼恨万分地拍打着膝盖。

本林抬起头来，眼望着北方那林木的梢头，狠狠地骂道：“王八场长！”

孙玉峰眨动着有些歪斜的眼睛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我一高兴，拍拍裤子，背上琴就回来了！他们排戏可抓了瞎。让他们去想念这把坠琴吧。咱可不怕，咱如今做什么不行？贩鱼、养蜜蜂、开油坊、打草窝（草窝，一种软底草鞋，也叫‘蒲窝’）……做什么不行？”他说到这里站了起来，提高嗓门喊道：“现在不是过去了。我还不稀罕那点儿工资呢。咱干什么不行？咱干什么不发财？！”

本林在他的喊声里，觉得心窝一阵躁热，血慢慢涌上头来。他禁不住也高声地喊起来：“咱干什么不行？咱干什么不发财？！”

孙玉峰喊过之后坐下了。他把坠琴慢慢装进一个黑布套里，然后默默地不吱声了。

本林激动过以后，慢慢也平静了。他首先想到贩鱼，耳边立刻又想起海岸那喧嚷声，眼前好像又出现了鱼贩子们那睁大了的眼睛，不由得吸了一口凉气……他觉得贩鱼似乎是不行的。

梧桐树上的知了叫起来。微微的南风这会儿也停了。这似乎是一天里最闷热的时候，他们呼吸起来，觉得热气就堵在了鼻孔上，像棉团一样……他们都坐在树下的一块青石上，一动不动，脚边上，放着装了琴的布口袋。

正在两人沉默的时候，一个高大的女人叫骂着，在街口上出现了。她疾疾地走来，一边用手比画着威胁本林。

本林慌促地站起来，微笑着，向她举起了那串小鱼……

### 三

如果本林在海滩上没有看错的话，那么那个细高